

幽 梦 影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幽 梦 影

一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别致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曹秋岳曰：可想见其南面百城时。

庞笔奴曰：读《幽梦影》，则春夏秋冬，无所不宜。

二

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

孙恺似曰：深得此中真趣，固难为不知者道。

王景州曰：如无好友，即红友亦可。

三

无善无恶是圣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介不与，一介不取之类。）善多恶少是贤者。（如颜子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子路人告有过则喜之类。）善少恶多是庸人。有恶无善是小人。（其偶为善处，亦必有所为。）有善无恶是仙佛。（其所谓善，亦非吾儒之所谓善也。）

黄九烟曰：今人一介不与者甚多，普天之下，皆半边圣人也。利之不庸者，亦复不少。

江含徵曰：先恶后善，是回头人。先善后恶，是两截人。

殷日戒曰：貌善而心恶者，是奸人，亦当分别。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为而不可为。”唐解元诗云：“善亦懒为何况恶。”当于有无多少中更进一层。

四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董奉为知己，石以米颠为知己，荔枝以太真为知己，茶以卢仝、陆羽为知己。香草以灵均为己，莼鲈以季鹰为知己，蕉以怀素为知己，瓜以邵平为知己，鸡以处宗为知己，鹅以右军为知己，鼓以祢衡为知己，琵琶以明妃为知己。一与之订，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鹤之于卫懿，正所谓不可与作缘者也。

查二瞻曰：此非松鹤有求于秦始、卫懿，不幸为其的近，欲避之而不能耳。

殷日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鹤者，然亦无损其为松鹤。

周星远曰：鹤于卫懿，犹当感恩；至吕政五大夫之爵，直是唐突十八公耳。

王名友曰：松遇封，鹤乘轩，还是知己。世间尚有鬻松煮鹤者，此又秦、卫之罪从也。

张竹坡曰：人中无知己，而下求于物，是物幸而人不幸矣。物不遇知己，而滥用于人，是人快而物不快矣。可见知己之难。知其苦，方能知其乐。

五

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余淡心曰：洵如君言，亦安有乐时耶？

孙松坪曰：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者耶？

黄交三曰：“为才子佳人忧命薄”一语，真令人泪湿青衫。

张竹坡曰：第四忧，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尤悔庵曰：杞人忧天，嫠妇忧国，无乃类是。

六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人不可以无癖。

七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

黄仙裳曰：此诸种声颇易得，在人能领略耳。

朱菊山曰：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辈日在广陵城市中，求一鸟声，不啻如凤凰之鸣，顾可易言耶？

释中洲曰：昔文殊选二十五位圆通，以普门耳根为第一。今心斋居士耳根不减普门，吾他日选圆通，自当以心斋为第一矣。

张竹坡曰：久客者，欲听儿辈读书声，了不可是。

张迂庵曰：可见对恶少悍妻，尚不若日与禽虫周旋也。

八

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谈友，重九须酌逸友。

张竹坡曰：诸友易得，发心酌之者为难能耳。

顾天石曰：除夕须酌不得意之友。

尤谨庸曰：上元酌灯，端午酌彩丝，七夕酌双星，中秋酌月，重九酌菊。则吾友俱备矣。

九

鳞虫中金鱼，羽虫中紫燕，可云物类神仙。正如东方曼倩避世金马门，人不得而害之。

江含徵曰：金鱼之所以免汤镬者，以其色胜而味苦耳。昔人有以重价觅奇特者，以馈邑侯，邑侯他日谓之曰：“贤所赠花鱼殊无味。”盖已烹之矣。世岂少削圆方竹杖者哉？

十

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

余淡心曰：花即佳人，月即韵人，雪即高人。既已赏花、醉月、映雪，即与对佳人、韵人、高人无异也。

江含徵曰：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张竹坡曰：聚花、月、雪于一时，合佳、韵、高为一入，吾当不赏而心醉矣。

十一

对渊博人，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李圣许曰：这几种书亦如对这几种人矣。

张竹坡曰：善于读书取友之道。

十二

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乎二者之间，如羊叔子缓带轻裘，正是佳处。

程 老曰：心斋不工书法，乃解作此语耶？

张竹坡曰：所以羲之必做右将军。

十三

人须求可入诗，物须求可入画。

龚半千曰：物之不可入画者；猪也，阿堵物也。恶少年也。

张竹坡曰：诗亦求可见得人，画亦求可像个物。

石天外曰：人须求可入画，物须求可入诗，亦妙。

十四

少年人须有老成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之襟怀。

江含徵曰：今之钟鸣漏尽、白发盈头者，若多收几斛麦，便后置侧室，岂非有少年襟怀耶？独是少年老成者少耳。

李若金曰：老而腐板，定非豪杰。

王司直曰：如此方不使岁月弄人

十五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石天外曰：此是透彻性命关头语。

袁江中曰：得春气者，人之本怀；得秋气者，人之别调。

陆云士曰：和神当春，清节为秋，天在人中矣。

十六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殷日戒曰：枉为人生在世界，急宜猛省。

顾天石曰：海外诸国，决无翰墨棋酒，即有亦不写吾同，一般有人，何也？

胡会来曰：若无豪杰文人，亦不须要此世界。

十七

愿在木而为樗（不才终其天年）；愿在草而为蓍（前知）；愿在鸟而为鸥（忘机）；愿在兽而为（触邪）；愿在虫而为蝶（花间栩栩）；愿在鱼而为鲲（逍遥游）。

吴兰次曰：较之《闲情》一赋，所愿更自不同。

弟木山曰：前四愿皆是相反，盖前知则必多才，忘机则不能触邪。

十八

黄九烟先生云：“古今人必有其偶双，千古而无偶者，其惟盘古乎！”予谓盘古亦未尝无偶，但我辈不及见耳。其人为谁？即此劫尽时最后一人是也。

孙松栾曰：如此眼光，何啻出牛背上邪？

洪秋士曰：偶亦不必定是两人。有三人为偶者，有四人为偶者，有五六七八人为偶，是又不可不知。

十九

古人以冬为三余，予谓当以夏为三余。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千睡者应酬人事之余。古人诗曰：“我爱夏日长。”洵不诬也。

张竹坡曰：眼前问冬夏皆有余者，能几人乎？

张迂庵曰：此当是先生辛未以前语。

二十

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

黄九烟曰：惟庄周乃能梦为蝴蝶，惟蝴蝶乃能梦为庄周耳。若世之扰扰红尘者，其能有此等梦乎？

孙恺似曰：君于梦之中，又占其梦耶？

江含徵曰：周之喜梦为蝴蝶者，以其人花深也；若梦甫酣而乍醒，则又如嗜酒者梦赴席而为妻惊醒，不得不痛加诟谇矣。

张竹坡曰：我何不幸为蝴蝶之梦者！

二十一

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

曹秋岳曰：藏书可以邀友。

崔莲峰曰：酿酒可以邀我。

尤艮斋曰：安得此贤主人？

尤允慧珠曰：贤主人非心斋而谁乎？

倪永清曰：选诗可以邀谤。

陆云士曰：积德可以邀天，力耕可以邀地，乃无意相邀而若邀之者，与邀名利者迥异。

庞天池曰：不仁可以邀富。

二十二

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萧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声有言之极韵而实粗鄙者，卖花声也。

谢海翁曰：物有言之极俗而实可爱者，阿堵物也。

张竹坡曰：极雅之境。

二十三

才子而富贵，定从福慧双修得来。

冒青若曰：才子福贵难兼。若能运用富贵，才是才子，才是福慧双修。世岂无才子而富贵者乎？徒自贪着，无济于人，仍是有福无慧。

陈山曰：释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供应薄。”正以其难兼耳。山翁发为此论，直是夫子自道。

江含徵曰：宁可拼一副菜园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二十四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

孔东塘曰：我唯以月之迟早，为睡之迟早耳。

孙松坪曰：第勿使浮云点缀尘滓太清足矣。

冒青若曰：天道忌盈，沉与迟，请君勿恨。

张竹坡曰：易沉迟上，可以卜君子之进退矣。

二十五

躬耕吾所不能，学灌园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学薙草而已矣。

汪扶晨曰：不为老农，而为老圃，可云半个樊迟。

释菌人曰：以灌园薶草，自任自待，可谓不薄，然笔端隐隐有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之意。

王司直曰：予自名为识字农夫，得毋妄甚？

二十六

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江荬庵曰：黄山松并无大蚁，可以不恨。

张竹坡曰：安得诸物尽有黄山乎！

石天外曰：予另有二恨：一曰才人无行，二曰佳人薄命。

二十七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江允凝曰：黄山看云，更佳。

倪永清曰：做官时看进士，分金处看文人。

毕右万曰：予每于雨后看柳，觉尘襟俱涤。

尤谨庸曰：山上看雪，雪中看花，花中看美人，亦可。

二十八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著，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吴街南曰：以极有韵致之文人，与极有姿态之美人，共坐于山水花月间，

不知此时魂梦何如？情思何如？

二十九

假使梦能自主，虽千里无难命驾，可不羨长房之缩地；死者可以晤对，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岳可以卧游，可不俟婚嫁之尽毕。

黄九烟曰：予尝谓鬼有时胜于人，正以其能自主耳。

江含徵曰：吾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也。

张竹坡曰：梦魂能自主，则可一生死，通人鬼。真见道之言也。

三十

昭君以各亲而显，刘 以下第而传，可谓之不幸，不可谓之缺陷。

江含徵曰：若故折黄雀腿而后医之，亦不可。

尤悔庵曰：不然一老宫人，一低进士耳。

三十一

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自饶别趣；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

冒辟疆曰：能如此，方是真领略，真护惜也。

张竹坡曰：花与美人何幸遇此东君！

三十二

美人之胜于花者，解语也；花之胜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解语者也。

王勿翦曰：飞燕吹气若兰，合德体自生香，薛瑶英肌肉皆香，则美人何尝不生香也？

三十三

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江含徵曰：若索债人于窗外纸上画，吾且望之却走矣。

三十四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有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黄交三曰：真能知读书痛痒者也。

张竹坡曰：吾叔此论，直置身广寒宫里，下视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

毕右万曰：吾以为学道，亦有浅深之别。

三十五

吾欲致书雨师：春雨宜始于上元节后（观灯已毕）至清明十日前之内（雨止桃开），及欲雨节中；夏雨宜于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后（碍于月）；秋雨宜于孟秋、季秋之上下二旬（八月为玩月胜境）；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孔东塘曰：君若果有此牋，吾愿作致书邮也。

余生曰：使天而雨粟，虽自元旦雨除夕，亦未为不可。

张竹坡曰：此书独不致于巫山雨师。

三十六

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

李圣许曰：顺理而生，虽忧不忧；逆理而死，虽乐不乐。

吴野人曰：我宁愿为浊富。

张竹坡曰：我愿太奢，欲为清富，焉能遂愿！

三十七

天下唯鬼最富，生前囊无一文，死后每饶楮镪；天下唯鬼最尊，生前或受欺凌，死后必多跪拜。

吴野人曰：世于贫士，辄目为穷鬼，则又何也？

陈康畴曰：穷鬼若死，即并称尊矣。

三十八

蝶为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别号。

张竹坡曰：蝶入花房香满衣，是反以金屋贮才子矣。

三十九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

弟木山曰：余每见人长一技，即思效之，虽至琐屑，亦不厌也。大约是为博而情不市。

张竹坡曰：多情语，令人泣下。

尤谨庸曰：因得意诗文想心斋矣。

李季子曰：此善于设想者。

四十

闻鹅声如在白门；闻橹声如在三吴；闻滩声如在浙江；闻羸马项下铃铎声，如在长安道上。

聂晋人曰：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訶萨。

倪永清曰：众时寂灭时，又作么生活会？

四十一

一岁诸节，以上元为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又次之。

张竹坡曰：一岁月以我意畅日为佳节。

顾天石曰：跻上元于中秋之上，未免尚耽绮习。

四十二

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长。

张竹坡曰：雨之为物，能令天开眼，能令地生毛，能为水国广封疆。

四十三

古之不传于今者，啸也，剑术也，弹棋也，打球也。

黄九烟曰：古之绝胜于今者，宫妓、女道士也。

张竹坡曰：今之绝胜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无耻也。

庞天池曰：今之必不能传于后者，八股也。

四十四

诗僧时复有之，若道士之能诗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

毕右万曰：僧道能诗，亦非难事。但惜僧道不知禅元耳。

尤谨庸曰：僧家势利第一，能诗次之。

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谷之法不传。

四十五

当为花中之萱草，毋为鸟中之杜鹃。

四十六

物之稚者，皆不可厌，惟驴独否。

黄略似曰：物之老者皆可厌，惟松与梅则否。

倪永清曰：惟癖于驴者，则不厌之。

四十七

女子自十四五岁至二十四五岁，此十年中，无论燕秦吴越，其音大都娇媚动人。一睹其貌，则美恶判然矣。耳闻不如目见，于此益信。

吴听翁曰：我向以耳根之有馀，补目力之不足，今读此，乃知卿言亦复佳也。

江含徵曰：帘为妓衣，亦殊有见。

张竹坡曰：家有少年丑婢者，当令隔屏私语，灭烛侍寝，何如？

倪永清曰：若逢美貌而声恶者，又当何如？

四十八

寻乐境乃学仙，避苦趣乃学佛。佛家所谓极乐世界者，盖谓众苦之所不到也。

江含徵曰：著败絮，行荆棘中，固是苦事，彼披忍辱铠者，亦未得优游自到也。陆云士曰：空诸所有，受即是空，其为苦乐，不足言矣。故学佛优于学仙。

四十九

富贵而劳悴，不若安闲之贫贱；贫贱而骄傲，不若谦恭之富贵。

曹实庵曰：富贵而又安闲，自能谦恭也。

许师六曰：富贵而又谦恭，乃能安闲耳。

张竹坡曰：谦恭安闲，乃能长富贵也。

张迂庵曰：安闲乃能骄傲，劳悴则必谦恭。

五十

目不能自见，鼻不能自嗅，舌不能不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闻其声。

弟木山曰：岂不闻“心不在焉，听而不闻”乎？兄其诳我哉！

张竹坡曰：心能自信。

释师昂曰：古德云眉与目不相识，只为太近。

五十一

凡声皆宜远听，惟听琴则远近皆宜。

王名友曰：松涛声、瀑布声、箫笛声、潮声、读书声、钟声、梵声，皆宜远听。惟琴声、度曲声、雪声，非对近不能得其离合抑扬之妙。

庞天池曰：凡色皆宜近看，惟山色远近皆宜。

五十二

目不能识字，其闷尤过于盲；手不能执管，其苦更甚于哑。

陈山曰：君独未知今之不识字、不握管者，其乐尤过于不盲、不哑者也。

五十三

并头联句，交颈论交，宫中应制，历使属国，皆极人间乐事。

狄立人曰：既已并头交颈，即欲联句论文，恐亦有所不暇。

江舟次曰：历使属国，殊不易易。

孙松坪曰：邯郸旧梦，对此惘然。

张竹坡曰：并头并颈，乐事也，联句论文，亦乐事也。是以两乐并为一乐者，则当以两夜并一夜为妙。然其乐一刻，胜于一日矣。

沈契掌曰：恐天亦见妒。

五十四

《水浒传》武松诘蒋门神云：“为何不姓李？”此语殊妙，盖姓实有佳有劣。如华、如柳、如云、如苏、如乔，皆极风韵；若夫毛也、赖也、焦也、牛也，则皆尘于目棘于耳者也。

先谓求曰：然则君为何不姓李耶？

张竹坡曰：止闻今张昔李，不闻今李昔张也。

五十五

花之宜于目而复宜于鼻者：梅也、菊也、兰也、水仙也、珠兰也、木香也、玫瑰也、蜡梅也。余最，荷次之，海棠、酴醾、虞美人、水仙又次之。叶胜于花者，止雁来红，美人蕉而已。花与叶俱不足观者，紫薇也、辛夷也。

周星远曰：山老可当花阵一面。

张竹坡曰：以一叶而能胜诸花者，此君也。

五十六

高语山林者，辄不善谈市朝事，审若此，则当并废史、汉诸书而不读矣。盖诸书所载者，皆古之朝也。

张竹坡曰：高语者，必是虚声处士；真入山者，方能经纶市朝。

五十七

云之为物，或崔巍如山，或潏潏如水，或如人，或如兽，或如鸟毳，或如鱼鳞。故天下万物皆可画，惟云不能画。世所画云，亦强名耳。

何蔚宗曰：天下百官皆可做，惟教官不可做。做教官者，皆谪戍耳。

张竹坡曰：云有正面反面，有阴阳向背，有层次内外。细观其与日相映，则知其明处乃一面，暗处又一面。尝谓古今无画云手，不谓《幽梦影》中，先得我心。

五十八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敏。人生如此，可谓全福。

许筱林曰：若以粗笨愚蠢之人当之，则负却造物。

江含徵曰：此是黑面老子，要思量做鬼处。

吴岱观曰：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

李荔园曰：贤淑聪敏，尤贵永年，否则福不全。

五十九

天下器玩之类，其制日工，其价日贱，毋惑乎民之贫也。

张竹坡曰：由于民贫，故益工而益贱。若不贫如何肯贱？

六十

养花胆瓶，其式之高低，须与花相称；而色之浅深浓淡，又须与花相反。

程穆倩曰：足补袁中郎瓶史所未逮。

张竹坡曰：夫如此，有不甘去南枝而生香于几案之右者乎？名花心足矣。

王宓草曰：须知相反者，正欲其相称也。

六十一

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秋雨如挽歌。

张谐石曰：我辈居恒苦饥，但愿夏雨如馒头耳。

张竹坡曰：赦书太多，亦不甚妙。

六十二

十岁为神童，二十三为才子，四十五为名臣，六十为神仙，可谓全人矣。

江含徵曰：此却不可知。盖神童原有仙骨故也，只恐中间做名臣时，堕落名利场中耳。

杨圣藻曰：人孰不想，难得有此全福。

张竹坡说：神童、才子，由于己，可能也；臣由于君，仙由于天，不可必也。

顾天石曰：六十神仙，似乎太早。

六十三

武人不苟战，是为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为文中之武。

梅定九曰：近日文人不迂腐者颇多，心斋亦其一也。

顾天石曰：然则心斋直谓者武夫可乎？笑笑！

王司直曰：是真文人，必不迂腐。

六十四

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

吴街南曰：今之武将讲武事，亦属于纸上谈兵；；今之文人论文章，大都道听途说。

六十五

斗方止三种可取：佳诗文一也；新题目二也；精款式三也。

闵宾连曰：近年斗方名士甚多，不知能入吾心斋彀中否也？

六十六

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陆云士曰：真情种，真才子，能为此言！

顾天石曰：才兼乎趣，非心斋不足趣，则未能也。

六十七

凡花色之妖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层者，多不结实。甚矣全才之难也！兼之者，其惟莲乎！

殷日戒曰：花叶根实，无所不空，亦不适其用。莲则全有其德者也。

贯玉曰：莲花易谢，所谓有全才而无全福了。

王丹麓曰：我欲荔枝有好花，牡丹有佳实，方妙。

尤谨庸曰：全才必为人所忌，莲花故名君子。

六十八

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

黄交三曰：世间难事，注书第一。大要于极寻常处，要看出作者苦心。

张竹坡曰：注书无难，天使人得安居无累，有可以注书之时与地难为耳。

六十九

延名师训子弟，入名山习举止，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无是处。

陈康畴曰：大抵名而已矣，好歹原未必着意。

殷日戒曰：况今日之所谓名乎！

七十

积画以成字，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篇，谓之文。文体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如古文，如诗，如赋，如词，如曲，如说部，如传奇小说，皆自无而有。方其未有之时，固不料后来之有此一体也；逮既有此一体之后，又若天造地设，为世必应有之物。然自明以来，未见有创一体裁新人耳目者。遥计百年之后，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见耳！

陈康畴曰：天下事从意起。山来今日既作此想，安知其来生不即为此辈翻新之士乎？惜乎今人不及知耳！

陈山曰：此是先生应以创体身得度者，即现创体身而为设法。

孙恺似曰：读心斋别集，拈四子书题，以五七言韵体行之，无不入妙，叹其独绝。此则直可先生自序也。

张竹坡曰：见及于此，是必能创之者。吾拭目以待新裁。

七十一

云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异，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贵也。

张竹坡曰：非日而云映，非岩而泉不挂，此友道之所以当择也。

七十二

大家之文，吾爱之慕之，吾愿学之；名家之文，吾爱之慕之，吾不敢学

之。学大家而不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名家而不得，则是画虎不成反类狗矣。

黄旧樵曰：我则异于是。最恶世之貌为大家者。

殷日戒曰：彼不曾闯其藩篱，乌能窥其阃奥？只说得隔壁话耳。

张竹坡曰：今人读得一两句名家，便自称大家矣。

七十三

由戒得定，由定得慧，勉强渐近，自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清虚有何渣滓！

袁中江曰：此二氏之学也。吾儒何不然？

陆云士曰：《楞严经》《参同契》精义尽涵在内。

尤悔庵曰：极平常语，然道在是矣。

七十四

南北东西，一定之位也；前后左右，无定之位也。

张竹坡曰：闻天地昼夜旋转，则此东西南北，亦无定之位也。或者天地外贮此天地者，当有一定耳。

七十五

予尝谓二氏不可废，非袭夫大养济院之陈言也。盖名山胜境，我辈每思蹇裳就之。使非琳宫梵刹，则倦时无可驻足，饥时谁与授餐？忽有疾风暴雨，五大夫果真足恃乎？又或丘壑深邃，非一日可了，岂能露宿以待明日乎？虎豹蛇虺，能保其人不患乎？又或为士大夫所有，果能不问主人，任我之登陟凭吊而莫之禁乎？不特此也。甲之所有，乙思起而夺之，是启争端也。祖父之所创建，子孙贫力不能修葺，其倾颓之状，反足令山川减色矣。

然此特就名山胜境言之耳。即城市之内，与夫四达之衢，亦不可少此一种。客游可作居停，一也；长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茗，冬之姜汤，复可以济役夫负戴之困，三也。

凡此皆就事理言之，非二氏福报之说也。

释中洲曰：此论一出，量无檀越矣。

张竹坡曰：如此处置此辈甚妥，但不得令其于人家丧事诵经，吉事拜尾；装金为像，铸铜作身；房如宫殿，器御钟鼓；动说因果。虽饮酒食肉，娶妻生子，总无不可。

石天外曰：天地生气，大抵五十年一叙。生气一叙，必有刀兵、饥馑瘟疫，以收其生气也。所以唐宋元明以来，剃度出家法，绝其后嗣，天地盖欲以佛节古今之生气也。所以唐宋元明以来，剃度者，而兵刀劫数，稍减于春秋战国秦汉诸时也。然则佛氏且未必无功天地，宁特人类已哉！

七十六

虽不善书，而笔砚不可不精致；虽不业医，而验方不可不存；虽不工弈，而秋枰不可不备。

江含徵曰：虽不善饮，而良酿不可不藏。此坡仙之所以为坡仙也。

顾天石曰：虽不好色，而美女妖童不可不蓄。

毕右万曰：虽不习武，而弓矢不可不张。

七十七

方外不秘戒酒，但须戒俗；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

朱其恭曰：以不戒酒之方外，遇不通文之红裙，必有可观。

陈定九曰：我不善饮，而方外不饮酒者，誓不与之语。红裙不识趣，亦

不乐与近。

释浮村曰：得居士此论，我辈可放心豪饮矣。

弟东园曰：方外并戒了化缘方妙。

七十八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周星远曰：论石至此，直可作九品中正。

释中洲曰：位置相当，足见胸次。

七十九

律已宜秋气，处世宜带春报气。

孙松楸曰：君子所以有矜群而无争党也。

胡静夫曰：合夷、惠为一人，吾愿亲炙之。

尤悔庵曰：皮里春秋。

八十

厌催租之败意，亟宜早早完粮；喜老衲之谈禅，难免常常布施。

释中洲曰：居士辈之实情，吾僧家之私冀，直被一笔写出矣。

瞎尊者曰：我不会谈禅，亦不敢妄求布施，惟间写青山卖耳。

八十一

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

张竹坡曰：共不同处，有难于向不知者道。

倪永清曰：识得“不同”二字，方许享此清听。

八十二

月下听禅，皆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袁士旦曰：溽暑中赴华筵，冰雪中应考试，阴雨中对道学先生，与此况何如？

八十三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周星远曰：心斋《幽梦影》中文字，其妙亦在景象变幻。

殷日戒曰：若诗文中山水，其幽深变幻，更不可以名状。

江含徵曰：但不可有面上之山水。

余香祖曰：余境况不佳，水穷山尽矣。

八十四

一日之计种蕉，一岁之计种竹，十年之计种柳，百年之计种松。

周星远曰：千秋之计，其著书乎？

张竹坡曰：百世之计种德。

八十五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周星远曰：四时惟秋雨最难听。然予谓无分今雨旧雨，听之要皆宜于饮也。

八十六

诗文之体得秋气为佳，词曲之体得春气为佳。

江含徵曰：调有惨淡，悲伤者亦须相称。

殷日戒曰：陶诗欧文，亦似有春气胜。

八十七

抄写之笔墨，不必过求其佳；若施之缣素，则不可不求其佳。诵读之书
籍，不必过求其备；若以供稽考，则不可不求其备。游历之山水，不必过求
其妙；若因之卜居，则不可求其妙。

冒壁疆曰：外遇之女色，不必过求其美；若以作姬妾，则不可不求其美。

倪永清曰：观其区处条理，所在经济可知。

王司直曰：求其所当求，而不求其所不必求。

八十八

人非对贤，安能无所不知？只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复求知其二者上
也；止知其一，因人言始知有其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人言有其二而莫之信
者又次也；止知其一，恶人言有其二者，斯下之下矣。

周星远曰：兼听则聪，心斋所以深于知也。

倪永清曰：圣贤大学问，不意于清淡得之。

八十九

史官所记者，直世界也；职方所载者，横世界也。

袁中江曰：众宰官所治者，斜世界也。尤悔庵曰：普天下所行者，混沌
世界也。

顾天石曰：吾尝思天上之天堂，何处筑基；地下之地狱，何处出气？世界固有不可思议者。

九十

先天八卦，竖看者也；后天八卦，横看者也。

吴街南曰：横看竖看，皆看着不着。

钱目天曰：何如袖手旁观？

九十一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洪去芜曰：心斋以能记次于能用之后，想亦苦记性不如耳。世固有能记而不能用者。

王端人曰：能记能用，方是真藏书人。

张竹坡曰：能记固难，能行尤难。

九十二

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

王名友曰：求知己于妾易，求知己于妻难，求知己于有妾之妻尤难。

张竹坡曰：求知己于兄弟亦难。

江含徵曰：求知己于鬼神，则反易。

九十三

何谓善人？无损于世者则谓之善人；何谓恶人？有害于世者则谓之恶人。

江含徵曰：尚有有害于世，而反邀善人之誉，此实为好利而显为名高者，则又恶人之尤。

九十四

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

殷日戒曰：我本薄福人，宜行求福事，在随时儆醒而已。

杨圣藻曰：在我者可必，在人者不能必。

王丹麓曰：备此福者，惟我心斋。

李水樵曰：五福骈臻固佳；苟得其半者，亦不得谓之无福。

倪永清曰：直谅之友，富贵人久拒之矣，何心斋反求之也？

九十五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陈麓山曰：然则正是极忙处。

黄交三曰：闲字前有止敬功夫，方能到此。

尤悔庵曰：昔人云“忙里偷闲”，闲而可偷，盗亦有道矣。

李若金曰：闲固难得，有此五者，方不负闲字。

九十六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李圣许曰：文章必明秀，方可作案头山水；山水必曲折，乃可名地上之文章。

九十七

平上去入，乃一定之至理。然入声之为字也少，不得谓凡字皆有四声也。世之谓平仄者，于入声之无其字者，往往以不相合之音隶于其下。为所隶者，苟无平上去之三声，则是以寡妇配鳏夫，犹之可也；若所隶之字，自有其平上去之三声，而欲强以从我，则是干有夫之妇矣，其可乎？

姑就诗韵言之。如东、冬韵无入声者也，今人尽调之以东、董、冻、督。夫“督”字为入声，则是一妇而两夫也矣。三江无入声者也，今人尽调之以江、讲、绛、觉。殊不知“觉”之为音，当附于交、绞之下者也。

诸如此类，不胜其举。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曰：鳏者听其鳏，寡者听其寡，夫妇全者安其全，各不相干而已矣。（东冬，欢桓，寒山，真文，元渊，先天，庚青，侵，盐咸诸部，皆无入声者也。屋、沃内禿、独、鹄、束等字，乃鱼、虞韵，纳都、图等字之入声。卜、木、六仆等字，乃五歌部之入声。玉、菊、狱、育等字，乃尤部之入声。三觉、十药当属于萧。肴、豪、质、锡、职、缉，当属于支。微、齐、质纳之橘。卒、物纳之郁、屈，当属于虞。鱼、物纳之勿、物等音，无平上去者也。讫、乞等四支之入声也。陌部乃佳、灰之半、开、来等字入声也。月部之月、厥、阙、谒等，及屑、叶二部，古无平上去，而今则为中州韵内车，遮诸字之入声也。伐、发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及八点全部又十五合内诸字，又十七洽全部，皆六麻之入声也。曷内之撮、阔等字，合部之合、盒数字，皆无平上去者也。若以缉、合、叶、洽为闭口韵，则止当谓之无平上去之寡妇，而不当调之以侵寢。缉咸喊陷洽也。）

石天外曰：中州韵无入声，是有夫无妇，天下皆成旷夫世界矣。

九十八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江含徵曰：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

殷日戒曰：《幽梦影》是一部快书。

朱其恭曰：余谓《幽梦影》是一部趣书。

九十九

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

张竹坡曰：读到喜怒俱忘，是大乐境。

陆云士曰：余尝有句云：“读《三国志》，无人不为刘；读南宋书，无人不冤岳。”第人不知怒处亦乐处耳。怒而能乐，惟善读史者知之。

一〇〇

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奇书；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

孙恺似曰：前二语是心斋著书本领。

毕右万曰：奇书我却有数中，如人不肯看何？

陆云士曰：《幽梦影》一书，所发者皆未发之论，所言者皆难言之情。欲语羞雷同，可以题赠。

一〇一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率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即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事之宜得宜止者，代为筹画决断；或事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济者，即不必与闻，亦不虑其负我与否，竟为力承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

殷日戒曰：后段更见恳切周详，可以想见其为人也。

石天外曰：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几人？仆愿心斋先生当之。

一〇二

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张竹坡曰：是闻鸡起舞，酒后耳热气象。

王丹麓曰：予性不耐饮，美酒亦易淡，所最难忘者，名耳。

陆云士曰：惟恐不好名，丹麓此言，具见真处。

一〇三

宜于耳复宜于目者，弹琴也，吹箫也；宜于耳不宜于目者，吹笙也，管也。

李圣许曰：宜于目不宜于耳者，狮子吼之美妇人也；不宜于目并不宜于耳者，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之纨绔子也。

庞天池曰：宜于耳复宜于目者，巧言令色也。

一〇四

我不知我之生前，当春秋之季，曾一识西施否？当典午之时，曾一看卫玠否？当义熙之世，曾一醉渊明否？当天宝之代，曾一睹太真否？当元丰之朝，曾一晤东坡否？千古这上，相思者不止此数人，则其尤甚者，故姑举之，以概其余也。

杨对藻曰：君前生曾与诸君周旋亦未可知，但今生忘之耳。

纪伯紫曰：君之前生，或竟是渊明、东坡诸人，亦未可知。

王知友曰：不特此也。心斋自云“愿来生为绝代佳人”，又安知西施、太真，不即为其前生耶？

郑破水曰：赞叹爱慕，千古一情。美人不必为妻妾，名士不必为朋友，又何必问之前生也耶？心斋真情痴也。

陆云曰：余尝有诗曰“自昔闻佛言，人有轮回事。前生为古人，不知何姓氏？或览青史中，若与他人遇。”竟与心斋同情，然大逊其奇快。

一〇五

我又不知在隆、万时，曾于旧院中交几名妓？眉公、伯虎、若士、赤水诸君，曾共我谈笑几回？茫茫宇宙，我今当向谁问之耶？

江含徵曰：死者有知，则良晤匪遥。如各化为异物，吾未如之何也已。

顾天石曰：具此襟情，百年后当有恨不与心斋周旋者，能吾幸矣。

一〇六

予尝集诸法帖字为诗，字之不复而多者，莫善于《千字文》。然诗家目前常用之字，犹苦其未备。如天文之烟霞风雪，地理之江山塘岸，时令之春宵晓暮，人物之翁僧渔樵，花木之柳苔萍，鸟兽之蜂蝶莺燕，宫室之台榭轩窗，器用之舟船壶杖，人事之梦忆愁恨，衣服之裙袖锦绮，饮食之茶浆饮酌，身体之须眉韵态，声色之红绿香艳，文史之骚赋题吟，数目之一三双半，皆无其字。《千字文》且然，况其他乎？

黄仙裳曰：山老此种诗，竟似为我而设。

顾天石曰：使其皆备，则《千字文》不为奇矣。吾尝于千字之外，另集千字而不可复得，更奇。

一〇七

花不可见其落，月不可见其沉，美人不可见其夭。

朱其恭曰：君言谬矣。洵如所云，则美人必见其发白齿豁而后快耶？

一〇八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著书须见其成，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否则皆为虚设。

王璞庵曰：此条与上条互相发明。盖曰花不可见其落耳，必须见其开也。

一〇九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虞卿以穷愁著书。今皆不传，不知书中果作何语？我不见古人，安得不恨！

王仔园曰：想亦与《幽梦影》相类耳。

顾天石曰：古人所读之书，所著之书，若不被秦人烧尽，则奇奇怪怪，可供今人刻画者，知复何限？然如《幽梦影》等书出，不必思古人矣。

倪永清曰：有著书之名，而不见书，省人多少指责。

庞天池曰：我独恨古人不见心斋。

一一〇

以松花为粮，以松实为香，以松枝为麈尾，以松阴为步障，以松涛为鼓吹，山居得乔松百余音，真乃受用不尽。

施愚山曰：君独不记曾有松多大蚁之恨耶？

江含徵曰：松多大蚁，不妨便为蚁王。

石天外曰：坐乔松下，如在水晶宫中，见万顷波涛，总在头上。真仙境地也！

一一一

玩月之法，皎洁则宜仰观，朦胧则宜俯视。

孔东塘曰：深得现月三昧。

一一二

孩提之童，一无所知：目不能辨美恶，耳不能判清浊，鼻不能别香臭。至若味之甘苦，则不第知之，且能之弃之。告子以甘食、悦色为性，殆指此类耳。

一一三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凡事不宜痴，若行善则不可不痴。

余淡心曰：读书不可不刻，请去一字，移以赠我何如？

张竹坡曰：我为刻书累，请并去一不字。

杨圣藻曰：行善不痴，是邀名矣。

一一四

酒可好不可骂座，色可好不可伤生，财可好不可昧心，气可好不可越理。

袁中江曰：如灌夫使酒，文园病肺。昨夜南塘一出，马上挟章台柳归，亦自无妨，觉愈见英雄本色也。

一一五

文名可以当科第，俭德可以当货财，清闲可以当寿考。

聂晋人曰：若名人而登甲第，富翁而不矣奢，寿翁而又清闲，便是蓬台三岛中人也。

范汝受曰：此亦是贫贱文人无所事事自为慰藉云耳，恐亦无实在受用处。

曾青藜曰：“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

是清闲当寿考注脚。

石天外曰：得老子退一步法。

顾天石曰：予生平喜游，每逢佳山水，辄流连不去，亦自谓可当园亭之乐。质之心斋，以为然否？

一一六

不独诵其诗读其书，是尚友古人，即观其字画，亦是尚友古人处。

张竹坡曰：能友字画中之古人，则九原皆为之感泣矣。

一一七

无益之施舍，莫过于斋僧；无益之诗文，莫甚于祝寿。

张竹坡曰：无益之心思，莫过于忧贫；无益之学问，莫过于务名。

殷简堂曰：若诗文有笔资，亦未尝不可。

庞天池曰：有益之施舍，莫过于多送我《幽梦影》几册。

一一八

妾美不如妻贤，钱多不如境顺。

张竹坡曰：此所谓竿头欲进步者。然妻不贤安用妾美，钱不多那得境顺？

张迂庵曰：此盖谓二者不可得兼，舍一而取一者也。又曰：世固有钱多而境不顺者。

一一九

创新庵不若修古庙，读生书不若温旧业。

张竹坡曰：是真会读书者，是真读过万卷书者，是真一书曾读过数遍者。

顾天石曰：惟《左传》、《楚辞》、马、班、韩之诗文及《水浒》、《西厢》、《还魂》等书，虽读百遍不厌，此外皆不耐温者矣。奈何！

王安节曰：今世建生祠，又不若创茅庵。

一二〇

字与画同出一原。观六书始于象形，则可知已。

江含徵曰：有不可画之字，不得不用六法也。

张竹坡曰：千古人未经道破，却一口拈出。

一二一

忙人园亭，宜与住宅相连；闲人园亭，不妨与住宅相远。

张竹坡曰：真闲人，必以园亭为住宅。

一二二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江含徵曰：婢当奴则太亲，吾恐忽闻河东狮子吼耳。

周星远曰：奴亦有可以当婢处，但未免稍逊耳。近时士大夫往往耽此癖。吾辈驰鹜之流，盗此虚名，亦欲效颦相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心斋岂未识其故乎？

张竹坡曰：婢可以当奴者，以奴之所有者也；奴不可以当婢者，有婢之所同有，无婢之所独有者也。

弟木山曰：兄于饮食之顷，恐月不可以当灯。

余湘客曰：以奴当婢，小姐权时落后也。

宋子发曰：惟帝五家不妨以奴当婢，盖以有阉割法也。每见人家奴子出入主母牙卧房，亦殊可虑。

一二三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周星远曰：看剑引杯长，一切不平，皆破除矣。

张竹坡曰：此平世的剑术，非隐娘辈所知。

张迂庵曰：苍苍者未必肯以太阿假人，似不能代作空空儿也。

尤悔庵曰：龙泉、太阿，汝知我者，岂止苏子美以一斗读《汉书》耶？

一二四

不得已而谏之者，宁以口，毋以笔；不可耐而骂之者，亦宁以口，毋以笔。

张豹人曰：但恐未必能自主耳。

张竹坡曰：上句立品，下句立德。

张迂庵曰：匪惟立德，亦以免祸。

顾天石曰：今人笔不谏人，更无用笔之处矣。心斋不知此苦，还是唐宋以上人耳。

陆云士曰：古笔铭曰：“毫先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正谓此也。亦有谄以笔而实讥之者，亦有骂以笔而若誉之者，总以不笔为高。

一二五

多情者必好色，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红颜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尽

属红颜；能诗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尽属能诗。

张竹坡曰：情起于色者，则好色也，非情也；祸起于颜色者，则薄命在红颜否？

则亦止曰：命而已矣。

洪秋士曰：世亦有能诗而不好酒者。

一二六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张竹坡曰：美人令众卉皆香，名士令群芳俱舞。

尤谨庸曰：读之惊才绝艳，堪采入《群芳谱》中。

一二七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鹃，在植物莫如柳。

一二八

妻子颇足累人，菱和靖梅妻鹤子；奴婢亦能供职，喜声和樵婢渔奴。

尤悔庵曰：梅妻鹤子，樵婢渔童，可称绝对。人生眷属，得此足矣。

一二九

涉猎虽曰无用，犹胜于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嘉，莫流于不识时务。

黄交三曰：南阳抱膝时，原非清高可比。

江含徵曰：此是心斋经济语。

张竹坡曰：不合时宜则可，不达时务奚其可？

尤悔庵曰：名言名言！

一三〇

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

冒壁疆曰：合古今灵秀之气，庶几铸此一人。

张竹坡曰：还要有松蘂之操才好。

黄交三曰：论美人而曰以诗词为心，真是闻所未闻。

一三一

蝇集人面，蚊嘬人肤，不知以人为何物？

陈康畴曰：应是头陀转世，意中但求布施也。

释菌人曰：不堪道破。

张竹坡曰：正以人之血肉，只堪供蝇蚊咀嚼耳。以我视之人也，自蚊蝇视之，何异腥膻臭腐乎？

陆云士曰：集人面者，非蝇而蝇；嘬人肤者，非蚊而蚊。明知其为人也。而集之嘬之，更不知其以人为何物？

一三二

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有园亭姬妾之乐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弟木山曰：有山珍海味而不能享者，庖人也；有牙签玉轴而不能读者，蠹鱼也，书贾也。

一三三

黎举云：“欲令梅聘海棠，枳子（想是橙）臣樱桃，以芥嫁笋，但时不同耳。”予谓物各有偶，拟必于伦。今之嫁娶，殊觉未当。如梅之为物，品最清高；棠之为物，姿极妖艳，即使同时，亦不可为夫妇。不如梅聘梨花，海棠嫁杏，椽臣佛手，荔枝臣樱桃，秋海棠嫁雁来红，庶几相称耳。至若以芥嫁笋，笋如有知，必受河东狮子之累矣。

弟木山曰：余尝以芍药为牡丹后，因作贺表一通。兄曾云：“但恐艾芍药未必肯耳。”

石天外曰：花神有知，当以花果数千谢蹇修矣。

姜学在曰：雁来红做新娘，真个是老少年也。

一三四

五色有太过，有不及，惟黑与白无太过。

杜茶村曰：君独不闻唐有李太白乎？

江含徵曰：又不闻元之又元乎？

尤悔庵曰：知此道者，其惟弈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一三五

许氏《说文》，分部有止有其部而无所属之字者，下必注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赘句殊觉可笑，何不省一句乎？

谭公子曰：此独民县到任告示耳。

王司直曰：此亦古史之遗。

一三六

阅《水浒传》，至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桩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几无憾耳。（如

李太白有贵妃捧砚事，司马相如有文君当垆事，严子陵有足加帝腹事，王涣、王昌龄有旗亭画壁事，王子安有顺风过江作《滕王阁序》事之类。)

张竹坡曰：此等事，必须无意中作得来。

陆云士曰：心斋所著得意之书颇多，不止一打快活林、一打景阳冈称快意矣。

弟木山曰：兄若打中山狼，更极快意。

一三七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如姜芥。

许筠庵曰：所以秋风客气味狠辣。

张竹坡曰：安得东风夜夜来？

一三八

冰裂纹极雅，然宜细，不宜肥；若以之作窗栏，殊不耐观也。（冰裂纹须分大小，先作大冰裂，再于每大块之中作小冰裂，方佳。）

江含徵曰：此便是哥窑纹也。

靳熊封曰：“一片冰心在玉壶”，可以移赠。

一三九

鸟声之最佳者，画眉第一，黄鹂、百舌次之。然黄鹂、百舌，世未有笼而畜之者，其殆高士之俦，可闻而不可屈者耶？

江含徵曰：又有“打起黄莺儿”者，然则亦有时用他不着。

陆云士曰：“黄鹂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来去有情，正不必笼而畜之也。

一四〇

不治生产，其后必致累人；专务交游，其后必致累己。

杨圣藻曰：晨钟夕磬，发人深省。

冒巢民曰：若在我，虽累己累人，亦所不悔。

宗子发曰：累己犹可，若累人则不可矣。

江含徵曰：今之人未必肯受你累，还是自家隐些的好。

一四一

昔人云：“妇人识字，多致诲淫。”予谓此非识字之过也。盖识字则非无闻之人，其淫也，人易得而知耳。

张竹坡曰：此名士持身不可不加谨也。

李若金曰：贞者识字愈贞，淫者不识字亦淫。

一四二

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陈山曰：此方是真善读书人，善游山水人。

黄交三曰：善于领会者，当作如是观。

江含徵曰：五更卧被时，有无数山水书籍，在眼前胸中。

尤悔庵曰：山耶水耶书耶，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者也。

陆云士曰：妙舌如环，真慧业文人之语。

一四三

园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绘琐屑。往往见人家园亭，屋脊墙头，雕砖镂瓦，非不穷极工巧，然未久即坏，坏后极难修葺。是何如朴素之为佳乎？

江含徵曰：世间最令人神怆者，莫如名园雅墅，一经颓废，风台月榭，埋没荆棘。故昔之贤达，有不欲置别业者。予尝过琴虞留题名园句有云：“而今绮砌雕栏在，剩与园丁作业钱。”盖伤之也。

弟木山曰：予尝司作园亭与作光棍二法：园亭之善，在多回廊；光棍之恶，在能结讼。

一四四

清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语恨。

袁士旦曰：令我百端交集。

黄孔植曰：此逆旅无聊之况，心斋亦知之乎？

一四五

官声采于舆论，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花案定于成心，艳媚之评与寝陋之评，概恐失其实。

黄九烟曰：先师有言：“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李若金曰：豪右而不讲分上，寒乞而不望推恩者，亦未尝无公论。

倪永清曰：我谓众人唾骂者，其人必有可观。

一四六

胸藏丘壑，城市不异山林；兴寄烟霞，閤浮有如蓬岛。梧桐为植物中清品，而形家独忌之，甚且谓“梧桐大如斗，主人往外走”，若竟视为不祥之物也者。夫剪桐封弟，其中宫中之桐可知。而卜世最久者，莫过于周。俗言之不足据，类如此夫？

江含徵曰：爱碧梧者，遂艰于白镬。造物盖忌之故靳之也，有何吉凶休咎之可关？只是打秋风时，光棍样可厌耳。

尤悔庵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言之矣。

倪永清曰：心斋为梧桐雪千古之奇冤，百卉俱当九顿。

一四七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读书者不以忙闲作辍。

朱其恭曰：此三言者，皆是心斋自为写照。

王司直曰：我愿饮酒读《离骚》，至死方辍，何如？

一四八

蛛为蝶之敌国，驴为马之附庸。

周星远曰：妙论解颐。不数晋人危语隐语。

黄交三曰：自开辟以来，未闻有此奇论。

一四九

立品须发乎宋人道学，涉世须参以晋代之风流。

方宝臣曰：真道学，未有不风流者。

张竹坡曰：夫子自道也。

胡静夫曰：予赠金陵前辈赵客庵句云：“文章鼎立庄骚外，杖履风流晋宋间。”今当移赠山老。

倪永清曰：等闲地位，却是个双料圣人。

陆云士曰：有不风流之道学，有风流之道学；有不道学之风流，有道学之风流。毫厘千里。

一五〇

古谓禽兽亦知人伦，予谓匪独禽兽也，即草木亦复有之。牡丹为王，芍药为相，其群臣也；南山之乔，北山之梓，其父子也；荆之闻分而枯，闻不分而活，其兄弟也；莲之并蒂，其夫妇也；兰之同心，其朋友也。

江含徵曰：纲常伦理，今日几于扫地，合向花木鸟兽中求之。又曰：心斋不喜迂腐，此却有腐气。

一五一

豪杰易于圣贤，文人多如才子。

张竹坡曰：豪杰不能为圣贤，圣贤未有不豪杰。文人才子亦然。

一五二

牛与马，一仕而一隐也；鹿与豕，一仙而一凡也。

杜茶村曰：田单之火牛，亦曾效力疆场；至马之隐者，则绝无之矣。若武王归马于华山之阳，所谓勒令致仕者也。

张竹坡曰：“莫与儿孙作牛马”，盖为后人审出处语也。

一五三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致。

吴晴岩曰：山老《清泪痕》一书，细看皆是血泪。

江含徵曰：古今恶文，亦纯是血。

一五四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

吴雨若曰：世界原从情字生出；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

有兄弟然后有朋友，有朋友然后有君臣。

释中洲曰：情与才缺一不可。

一五五

孔子生于东鲁，东者生方，故礼乐文章，其道皆自无而有；释迦生于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职，其教皆自有而无。

吴街南曰：佛游东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岂知是寻死地？呜呼，西方之人兮，之死靡他！

殷日戒曰：孔子只勉人生时用功，佛氏只教人死时作主，各自一意。

倪永清曰：盘古生于天心，故其人在不有不无之间。

一五六

有青山方有绿水，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

李圣许曰：有青山绿水，乃可酌美酒而咏佳诗。是诗酒又发端于山水也。

一五七

严君平以卜讲学者也，孙思邈以医讲学者也，诸葛武侯以出师讲学者也。

殷日戒曰：心斋殆又以《幽梦影》讲学者耶？

戴田友曰：如此讲学，才可称道学先生。

一五八

人则女美于男，禽则雄华于雌，兽则牝牡无分者也。

杜于皇曰：人亦有男美于女者，此尚非确论。

徐松之曰：此是茶村兴到之言，亦非定论。

一五九

镜不幸而遇嫖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皆无可奈何之事。

杨圣藻曰：凡不幸者，皆可以此概也。

闵宾连曰：心斋案头无一佳砚，然诗文绝无一点尘俗气。此又砚之大幸也。

曹冲谷曰：最无可奈何者，佳人定随痴汉。

一六〇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民当读；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弟木山曰：谈何容易？即我家黄山，几能得到耶？

一六一

秋虫春鸟，尚能调声弄舌，时吐好音，我辈搦管拈毫，岂可甘作鸦鸣扣喘？

吴园次曰：牛若不喘，宰相安肯问之？

张竹坡曰：宰相不问科律，而问牛喘，真是文章司命。

倪永清曰：世皆以鸦鸣牛喘为歌鸾唱，奈何？

一六二

嫖颜陋质，不与镜仇者，亦以镜为无知之死物耳。使镜而有知，必遭扑破矣。

江含徵曰：镜而有知，遇若辈早已回避矣。

张竹坡曰：镜而有知，必当化媼为妍。

一六三

吾家公艺，恃百忍以同居，千古传为美谈。殊不知忍而至于百，则其家庭乖戾睽隔之处，正未易更仆数也。

江含徵曰：然除了一忍，更无别法。

顾天石说：心斋此论，先得我心。忍以治家可耳，奈何进之，高宗使忍以养成武氏之祸哉？

倪永清曰：若用忍字，则百犹嫌少，否则以剑字处之足矣。或曰出家二字足以处之。

王安节曰：惟其乖戾睽隔，是以要忍。

一六四

九世同居，诚为盛事，然止当与割股庐墓者作一例看；可以为难矣，不可以为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

洪去芜曰：古人原有父子异宫之说。

沈契掌曰：必居天下之广居而后可。

一六五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写之以显浅之词；理之显浅者，宜运之以曲折之笔；题之熟者，参之以新奇之想；题之庸者，深之以关系之论。至于窘者舒之使长，缚者删之使简，俚者文之使雅，闹者摄之使静，皆所谓裁制也。

陈康畴曰：深得作文三昧语。

张竹坡曰：所谓节制之师。

王丹麓曰：文家秘旨，和盘托出，有功作者不浅。

一六六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张南村曰：《幽梦影》可为书中尤物。

陈山曰：此一则，又为《幽梦影》中尤物。

一六七

买得一本好花，犹且爱护而怜惜之，矧其为解语花乎？

周星远曰：性至之语，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耶？

石天外曰：此一副心，令我念佛数声。

李若金曰：花能解语而落于粗恶武夫，或遭狮吼戕贼，虽欲爱护何可得！

王司直曰：此言是惻隐之心，即是是非之心。

一六八

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

李圣许曰：今人以笔资丐名人书画，名人何尝与之交游？吾知其手中便面百雅，而其人则俗甚也。心斋此条，犹非定论。

毕谷曰：人苟肯以笔资丐名人书画，则其人犹有雅道存焉。世固有并不爱此道者。

钱目天曰：二语皆然。

一六九

水为至污之会归，火为至污之所不到。至变不洁为至洁，则水火皆然。

江含徵曰：世间之物，宜投诸水火者不少，盖喜其变也。

一七〇

貌有丑而可观者，有虽不丑而不足观者；文有不通而可爱者，有虽通而极可厌者，此未易与浅人道也。

陈康畴曰：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者，得之矣。

李若金曰：究竟可观者必有奇怪处，可爱者必无大不通。

梅雪坪曰：虽通而可厌，便可谓之不通。

一七一

游玩山水亦复有缘，苟机缘未至，则虽近在数十里之内，亦无暇到也。

张南 曰：予晤心斋时，询其曾游黄山否，心斋对未游，当是机缘未至耳。

陆云士曰：余慕心斋者十年，今戊寅之冬，始得一面。身到黄山恨其晚，而正未晚也。

一七二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古人之所贤也。贫而无骄，富而无谄，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风之降矣。

许未庵曰：战国时已有贫贱骄人之说矣。

张竹坡曰：有一人一时，而对此谄对彼骄者更难。

一七三

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若读书与游山，虽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偿所愿也。必也，如

黄九烟前辈之所云：“人生必三面岁而后可乎！”

江含徵曰：昔贤原谓“尽则安能？但身到处莫放过耳。”

孙松坪曰：吾乡李长蘅先生，爱湖上诸山，有“每个峰头住一年”之句，然则黄九烟先生所云犹恨其少。

张竹坡曰：今日想来，彭祖反不如马迁。

一七四

宁为小人之所骂，毋为君子之所鄙；宁为盲主司之所摈弃，毋为诸名宿之所不知。

陈康畴曰：世之人自今以后，慎毋骂心斋也。

江含徵曰：不独骂也，即打亦无妨。但恐鸡肋不足以当尊拳耳。

张竹坡曰：后二句足少平吾恨。

李若金曰：不为小人所骂，便是乡愚；若为君子所鄙，断非佳生。

一七五

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为君子。

吴街南曰：立群子之侧，骨亦不可傲；当鄙夫之前，心亦不可不傲。

石天外曰：道学之言，才人之笔。

庞笔奴曰：现身说法，真实妙谛。

一七六

蝉为虫中之夷齐，蜂为虫中为管晏。

崔青峙曰：心斋可谓虫中这董狐。

吴镜秋曰：蚊是虫中酷吏，蝇是虫中游客。

一七七

曰痴、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乐居之；曰奸、曰黠、曰强、曰佞，反是，而人每不乐居之，何也？

江含徵曰：有其名而无其实，有其实者避其名。

世有奸黠强佞而貌托痴愚狂者，谓为不乐居，恐亦未必。

一七八

唐虞之际，音乐可感鸟兽。此盖唐虞之鸟兽，故可感耳；若后世之鸟兽，恐未必然。

洪去芜曰：然则鸟兽亦随世道为升降耶？

陈康畴曰：后世鸟兽，应是后世之人所化身，即不无升降，正未可知。

石天外曰：鸟兽自是可感，但无唐虞音乐耳。

毕右万曰：后世之鸟兽，与唐虞无异，但后世之人迥不同耳。

一七九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陈康畴曰：余见酸子，偏中耐苦。

余香祖曰：痒不可忍，须倩麻姑搔背。

张竹坡曰：是痛痒关心语。

释牧堂曰：若知痛痒、辨苦酸，便是居士悟处。

一八〇

镜中之影，著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写意人物也。镜中之影，钩边画也；月下之影，没骨画也。月中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影，地理中天文也。

恽叔子曰：绘空镂影之笔。

石天外曰：此种着色写意，能令古今善画人一齐搁笔。

沈契掌曰：好影子俱被心斋先生画着。

一八一

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

黄交三曰：山老之学，从悟而入，故常有彻天彻地之言。

一八二

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断不能永年者，匪独为造物之所忌，盖此种原不独为一时之宝，乃古今万世之宝，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娶衰耳。

郑破水曰：千古伤心，同声一哭。

王司直曰：千古伤心者，读此可以不哭矣。

一八三

陈平封曲逆侯，《史》《汉》注皆云“音去遇”。予谓此是北人土音耳。若南人四音俱全，似仍当读作本音为是。

孙松坪曰：曲逆，今完县也。众水潏洄，势曲而流逆。予尝为土人订之。心斋重发吾覆矣。

一八四

古人四声俱备，如“六”“国”二字皆入声也。今梨园演苏秦剧，必读“六”为“溜”，读“国”为“鬼”，从无读入声者。然考之《诗经》，如“良马六之”“无衣六兮”之类，皆不与去声叶，而叶祝、告、燠；“国”字皆不与上声叶，而叶入陌质韵。则是古人似亦有入声，未必尽读六为溜，读国为鬼也。

弟木山曰：梨园演苏秦，原不尽读“六国”为“溜鬼”。大抵以曲调为别，若曲是南调，则仍读入声也。

一八五

如何是独乐乐？曰鼓琴；如何是与人乐乐？曰弈棋；如何是众乐乐？曰马吊。

蔡铉升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少。

王丹麓曰：我与蔡君异。独畏人为鬼阵，见则必乱其局而后已。

一八七

不待教而为善为恶者，胎生也；必待教而后为善为恶者，卵生也；偶因一事之感触而突然为善为恶者，湿生也（如周处、戴渊之改过，李怀光反叛之类）；前后判若两截，究非一日之故者，化生也（如唐元宗、卫武公之类）。凡物皆以形用，其神用者则镜也，符印也，日晷也，指南针也。

袁中江曰：凡人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圣贤也，仙也，佛也。

黄虞外士曰：凡物之用皆形，而其所以然者神也。镜凸凹而易肥瘦，符印以专一而主其神机，日晷以恰当而定其准则，指南以灵动而活其针缝。是皆神而明之，存乎人矣。

一八八

才子遇才子，每有怜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无惜美之意。我愿来世托生为绝代佳人，反其局而后快。

陈山曰：谚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则为之奈何？

郑蕃修曰：俟心斋来世为佳人时再议。

余湘客曰：古亦有“我见犹怜”者。

倪永清曰：再来时，不可忘却。

一八九

予尝欲建一无遮大会，一祭历代才子，一祭历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即当为之。

顾天石曰：君如果有此盛举，请迟至二三十年之后，则我亦可拜领盛情也。

释中洲曰：我是真正高僧，请即为之，何如？不然，则此二种沉魂滞魄，何日而得解脱耶？

江含徵曰：折柬虽具，而未有定期，佳人亦复怨声载道。又曰：我恐非才子而冒为才子，非佳人而冒为佳人，虽有十万八千母陀罗臂，亦不能具香厨法膳也，心斋以为然否？

释远峰曰：中洲和尚，不得夺我施主！

一九〇

圣贤者，天地之替身。

石天外曰：此语大有功名教，敢不伏地拜倒？

张竹坡曰：圣贤者，乾坤之帮手也。

一九一

天极不难做，只须生仁人君子有才德者二三十人足矣。君一、相一、冢宰一，及诸路总制、抚军是也。

黄九烟曰：吴歌有云：“做天切莫做四月天。”可见天亦有难做之时也。

江含徵曰：天若好做，不须女娲氏补之。尤谨庸曰：天不做天，只是做梦，奈何！奈何！

倪永清曰：天若都生善人君相，皆当袖手，便可无为而治。

陆云生曰：极诞极奇之话，极真极确之话。

一九二

郑升官图，所重在德，所忌在赃。何一登仕版，辄与之相反耶？

江含徵曰：所重在德，不过是要赢几文钱耳。

沈契掌曰：仕版原与纸版不同。

一九三

动物中有三教焉：蛟龙麟凤之属，近于儒者也；猿狐鹤鹿之属，近于仙者也；狮子、牯牛之类，近于释者也。植物中有三教焉：竹梧兰蕙之类，近于儒者也；蟠桃老桂之属，近于仙者也；莲花 卜之属，近于释者也。

顾天石曰：请高唱《西厢》一句：一个通彻三教九流。

石天外曰：众人碌碌，动物中蜉蝣而已；世人峥嵘，植物中荆棘而已。

一九四

佛氏云：“日月在须弥山腰。”果尔，则日月必是绕山横行而后可。苟有升有降，必为山巅所碍矣。又云：“地上有阿耨达池，其水四出，流入诸印

度。”又云：“地轮之下为水轮，水轮之下为风轮，风轮之下为空轮。”余谓此皆喻指人身也。须弥山喻人首，日月喻两目，池水四出喻血脉流通，地轮喻此身，水为便溺，风为泄气，此下则无物矣。

释远峰曰：却被此公道破。

毕右万曰：乾坤交后，有三股大气：一呼吸，二盘旋，三升降。呼吸之气：在八卦为震巽，在天地为风雷、为海潮，在人身为鼻息；盘旋之气：在八卦为坎离，在天地为日月，在人身为两目、为指尖、发顶罗纹，在草木为树节蕉心；升降之气：在八卦为艮兑，在天地为山泽，在人身为髓液便溺、为头颅肚腹，在草木为花叶之萌凋、为树梢之向天、树根之入地。知此而寓言之。出于二氏者，皆可类推而悟。

一九五

苏东坡和陶诗，尚遗数十首。予尝欲集坡句以补之，苦于韵之弗备而止。如《责子》诗中“不识六与七”、“但觅梨与栗”，七字，栗字，皆无其韵也。

一九六

予尝偶得句，亦殊可喜，惜无佳对，遂未成诗。其一为“枯叶带虫飞”，其一为“乡月大于城”。姑存之，以俟异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极琴心之妙境；“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极手谈之妙境；“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二句，极泛舟之妙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极美人之妙境。

一九七

镜与水之影所受者也，日与灯之影所施者也。月之有影则在天者为受，而在地者为施也。

郑破水曰：受、施二字，深得阴阳之理。

庞天池曰：幽梦之影，在心斋为施，在笔奴为受。

一九八

水之为声有四：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浚声。风之为声有三：有松涛声，有秋叶声，有波浪声。雨之为声有二：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筒中声。

弟木山曰：数声之中，惟水声最为可厌。以其无已时，甚聒人耳也。

一九九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诗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玕锦乡誉之，则又何也？

陈鹤山曰：犹之富贵家，张山 野老落木荒村之画耳。

江含徵曰：富人嫌其慳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绣也。

张竹坡曰：不文虽富可鄙，能文虽穷可敬。

陆云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说话。

李若金曰：富人之可鄙者在吝，或不好史书，或畏交游，或趋炎热，或轻忽寒士，若非然者，则富翁大有裨益人处，何可少之？

二〇〇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二〇一

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观不徒章句。

黄交三曰：宋儒语录中不可多得之句。

陆云士曰：先儒著书法累牍连章，不若心斋数言道尽。

王宓草曰：妄论经史者，还宜退而读经。

二〇二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苑囿，以书籍当朋友。

周星远曰：究是心斋偏重独乐乐。

王司直曰：心斋先生置身于画中矣。

二〇三

乡居须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仅能辨五谷而测晴雨，久且数未免生厌矣。而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谈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觞政者又次之。

江含徵曰：说鬼话者又次之。

殷日戒曰：奔走于富贵之门者，自应以善说鬼语为第一，而诸客次之。

倪永清曰：能诗者必能说鬼话。

陆云士曰：三说递进，愈转愈妙。

二〇四

玉兰，花中之伯夷也（高而且洁）；葵，花中之伊尹也（倾心向日）；莲，花中之柳下惠也（污泥不染）。鹤，鸟中之伯夷也（仙品）；鸡，鸟中之伊尹也（司晨）；莺，鸟中之柳下惠也（求友）。无其罪而虚受恶名者，蠹鱼也（蛀书之虫，另是一种，其形如蚕蛹而差小）；有其罪而恒逃清议者，蜘蛛也。

张竹坡曰：自是老吏断狱。

李若金曰：予尝有除蛛网说，则讨之未尝无人。

二〇五

臭腐化为神奇，酱也，腐乳也，金汁也；至神奇化为臭腐，则是物皆然。

袁中江曰：神奇不化臭腐者，黄金也，真诗文也。

王司直曰：曹操、王安石文字，亦是神奇出于臭腐。

二〇六

黑与白交，黑能污白，白不能掩黑；香与臭混，臭能胜香，香不能敌臭。此君子、小人相攻之大势也。

弟木山曰：人必喜白而恶黑，黜臭而取香。此又君子必胜小人之理也。理在鸟论乎势？

石天外曰：余尝言于黑处着一些白，人必惊心骇目，皆知黑处有白；于白处着一些黑，人亦必惊心骇目，以为白处有黑。甚矣君子易于形短，小人之易于见长？此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所由来也。读此慨然。

倪永清曰：当今以臭攻臭者不少。

二〇七

耻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张竹坡曰：若使君子以耻治小人，则有耻且格；小人以痛报君子，则尽忠报国。

二〇八

镜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权，剑不能自击。

倪永清曰：诗不能自传，文不能自誉。

庞天池曰：美不能自见，恶不能自掩。

二〇九

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盖穷则语多感慨，易于见长耳。若富贵中人，既不可忧贫叹贱，所谈者不过风云月露而已，诗安得佳？苟思所变，惟有出游一法，即以所见之山川风土物产人情，或当疮痍兵燹之余，或值旱沙漠涝灾之后，无一不可寓之诗中，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则诗亦不必待穷而后工也。

张竹坡曰：所以郑监门《流民图》，独步千古。

倪永清曰：得意之游，不暇作诗；失意之游，不能作诗。苟能以无意游之，则眼光识力，定是不同。

尤悔庵曰：世之穷者多而工诗者少，诗亦不任受过也。